

中國文學叢書

驚鴻情思

林徽音



12



鷺島情思

潘文題



鹭岛情思

林 懋 义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鼓浪屿安海路35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8.222印张 5插页 127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10422·35 定价: 1.60元



作者在集美学村。（摄于一九八五年春）

作者简介

林懋义，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福建分会副秘书长、厦门书法协会常务理事。一九三二年七月生于福建仙游。一九四九年春考入仙游师范，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九五二年秋，入福州大学中文系学习；一九五五年秋毕业于福建师院中文系后，到厦门工作。先后在女中、二中任教，以矛毅笔名发表文章。一九七八年春调集美师专中文科，任写作课讲师，以林裘、林荫等笔名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文章。一九八五年秋调福建工艺美术学院任教。

序

一九八一年二月，我正寄迹香江，突然见到《文汇报》上一个名字，对照篇名（《鹭岛情思》），显然不可能是同姓同名而又同在鹭岛的人写的——是林老师。我以激动的心情，立即给林老师去了一封信，信上有一段这样的话：

“感谢您送给我们——读者——

同乡人以绚烂夺目的精心之作。所描绘的明丽越秀的家乡，永远是我们在外游子心目中的‘云绵’。家乡受称颂而名扬海外，我不由得心潮澎湃，情思殷切，别有所感。文章有诗、有画、有色、有声，但，倘若没有人的感受情怀，枉有这一切！”

象当年学生时代一样，我向他开个玩笑，只署了“九公岁前您的学生。”十八年的别离，他猜得着我这位当年他当班主任的班长

1982/3/1 99
吗？没过几天，佳良告诉我，林老师来信要他买几份那天的《文汇报》，并查询那个笔迹似很熟悉的有点象男的那样粗犷的十八年前学生的真名实姓。我不禁失笑！

从此，我们又通讯了。以后我得知，远荣、爱玲夫妇等和林老师也常有联系，也从此，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可以读到林老师寄来他的文章，也知道有作者把我的信引用为专访林老师的文章中去（见《写作》杂志）。

今年，我和佳良长住家乡，和林老师时常见面谈天，其间又读到不少林老师的作品。时逢第一个教师节，正好是林老师来厦门从教三十年，为他出一本书，也是师生情谊的纪录。良辰不再，师友难逢。这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关心这本书出版的还有李远荣、黄爱玲、桂荣祖、林佳良等等，都是厦门二中的校友，也是林老师的学生。

他们忙，推我写几字记叙出书的经过。

桂美玲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鼓浪屿

目 录

序.....	桂美玲
榕树下.....	(1)
啊, 甜美的家乡.....	(10)
海的怀念.....	(15)
九龙岩游踪.....	(21)
水上寮.....	(25)
故园山水梦中诗.....	(28)
鹭江云锦.....	(31)
这里春常在.....	(33)
集美之夜.....	(36)
英雄山礼赞.....	(39)
窗外.....	(41)
武夷忆翠.....	(46)
绿色的旋律.....	(52)
——南平印象	
龙岩行.....	(57)

咸亨酒店的笑声……………(66)

暮……………(69)

笛声……………(70)

山里人……………(73)

春的随想……………(77)

望星空……………(83)

心中的花……………(88)

从林则徐印章谈起……………(94)

不用扬鞭自奋蹄……………(98)

师尊与尊师……………(104)

月色·潮声……………(110)

——南洋大学诗乐“旁听”有感

不入花瓶之花……………(116)

从诗学文……………(121)

“文采风流今尚存”……………(128)

——李霞先生和他的画

怀念画家李耕先生……………(139)

呢喃声中忆故人……………(154)

——怀念顾一尘先生

“千秋一帜张吾闽”……………(162)

——黄羲先生艺术之路	
伏枥骥嘶千里志·····	(174)
——书法家罗丹先生	
风云挥采笔·····	(179)
——张英和他的人物画	
郭风·港仔后及其他·····	(192)
师谊乡情长似水·····	(199)
——我的老师俞元桂教授	
“谈艺论文同一愿”·····	(204)
——周颖南和他的《迎春夜话》	
杨夏林·孔继昭夫妇的画·····	(214)
细观须眉动，静听疑有声·····	(228)
——观林少丹先生作画	
我所认识的画家陈毓和先生·····	(234)
流光溢彩喜金秋·····	(240)
——张厚进、郑起妙画展观感	
繁花似锦画新意·····	(243)
——张玉濂和他的花鸟山水画	
画乡巧匠多能工·····	(246)
——陈福清的雕塑	

金石寄托春秋意·····	(249)
——读赖少其同志《赤砂砚铭》	
“南天一片石”·····	(252)
——记老艺术家许霏先生	
走笔行刀五十年·····	(257)
——记篆刻家周哲文	
“咫尺应须论万里”·····	(261)
——余纲的书法篆刻艺术	
别树一帜的篆刻家·····	(264)
——林健篆刻艺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271)
——从陈美祥《学生中楷字帖》谈起	
“八闽艺海”漾珠光·····	(275)
“夏云多奇峰”·····	(279)
——厦门书协第一届书法篆刻作 品展览观后	
“红杏枝头春意闹”·····	(284)
——中国画花卉小品欣赏	
后记·····	(288)

榕 树 下

在我们家乡，每一个村庄总有几棵大而古老的榕树。

我们家门口，就有一棵大榕树。它很高，枝丫和绿叶把我们家遮得凉爽爽的；它很大，小孩子得四五个人才能合抱它；它很老，粗壮的枝叉上长着许许多多长长的胡子。有些胡子长啊长到地面，又扎进土里，于是成了根。这些根，好象是老榕树的脚，也好象是它的儿子、孙子。有些根又拱出地面，形成弯弓，可以坐上去当马骑；有些根在地面上虬曲盘旋成了各种形状，可以当椅子坐。我懂事时，老榕树就是这个样子。老一辈的人说，他们当小孩子的时候，老榕树也便就是这个样子。风一来，树上的那些胡子便飘荡起来，树叶便象老人一样发出“沙拉拉，沙拉拉”的笑声。

榕树下，是我小时候最喜爱的地方。

夏天的夜晚，月光象一束束手电筒的光柱，从那密集的树叶缝隙中直射下来。榕树的整个身姿也投影到地面上，成为一幅很大的、黑白分明的图案。我们在榕树图案上做游戏，躲进榕树洞里捉迷藏……喊啊，嚷啊，跳啊，笑啊，累了，便躺在榕树下的大青石板上。月亮被云片遮住了，树叶缝里便闪烁着璀灿灿的星星——我们仰天躺着数星星。

母亲说数星星头发是会被烧焦的。真的，那时我们头发都是焦黄的，但是，不数星星的女孩子也是焦黄的。于是，母亲低声拉着长调唱——

天上有片云，
掉落地上变大船。
船里会唱歌，
船下……

很久以后，我们老师告诉我们，那是优美而质朴的催眠调，也叫摇篮曲。然而那时我不知道，只觉得好听。

大热天，我们经常睡在榕树下直到天亮。

傍晚，我们也学大人样把碗端着到榕树下吃。这是很有技术的，左手三支指头托着碗，手掌心夹着个小小的菜碟子，蹲在树根上，扒着饭吃——在这里吃的饭格外香！

待到月亮升起来的时候，邻居叔伯们便常常在榕树下“打十番”。说是“十番”，却只有四、五人，有拉胡的，有弹琴的，有吹笛的，除吹笛的，其他人还兼唱，有的边弹边唱，有的连拉带唱。那乐器虽然都是“自家”产品，却十分动听。静夜里，悠扬的音乐在夜空中和稻花香、龙眼花香一起飘浮着、荡漾着，向四野撒开去。有时，音乐声便把邻近村子的大人、小孩都招呼来了。这时，看的人和听的人多了，那几位演奏者也便更起劲了。我很兴趣，开始跟着哼，渐渐地便唱出声来。比如我会唱全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十八相送”到“访友”、“吊丧”，便是那时学来的。以后他们每次表演，我便充当了演唱的角色了——不过，那时还没有“四人帮”，我也不知道唱的是“黄色歌曲”，只觉得好听。这时，四野除了音乐声外，还有“咯咯咯”的蛙鼓伴奏

——一天的辛苦也融入音乐声中消逝了。

然而，榕树下也并不都是悠扬的乐声和明静的月色的。

那是一天凌晨，我在一阵吵嚷嚷的声中醒来，迷迷糊糊地循声往外跑去，只见榕树下围着一大堆人。我在人缝中看见一个穿绸长衫的肥家伙，他是我们附近小镇上唯一制肥皂兼做蜡烛的老板。人们正指着肥家伙在骂。肥家伙脚边上躺着一个姑娘，那是他家的丫头。姑娘已经被破草席覆盖着，只露出一头乱草蓬似的长发和一双秋芦苇似的赤脚。我也很气愤，直往人群里钻，想靠近些也揍他一拳，但我的手被母亲捏住了，把我往外拖，又把我搽回家。我愤愤地转过头，老榕树的枝丫上又多了一条特别的胡子，那是一根麻绳……

那年月，日本鬼子的飞机时常趁着晴天来我们村子上空盘旋。我们躲在榕树下，一点声音也没有，仿佛鬼子飞机长着耳朵似的。有时飞机突然栽了下来，擦过榕树梢头，发出“哗喇喇”怪响，机翼上的标志闪亮刺眼……我们攥着拳头对空中撺过去，心头上充满忿恨！

不久，我们小学也搬到榕树下来上课了。

我们坐在榕树的盘根上，书本摊开在膝盖上，老师的小黑板挂在榕树粗大的树身上。我们的老师泪涔涔地给我们讲《最后一课》的故事。我们静静地听着，吮着鼻子，掉下眼泪，仿佛老师就是故事里的汉麦尔先生，我们就是那淘气逃学的小弗朗士，而今天这课也可能是最后的一课了。接着老师教我们唱歌，我们唱：“同学们，大家起来，奔赴那民族的战场……”我们攥着拳头唱着歌，眼睛里闪烁着泪花……

抗战胜利后，榕树下也没有先前的热闹，我也没有孩提时的乐趣。

在榕树下，我看见邻居被抓去当壮丁而现在锯断腿的伤兵，苍蝇围着他那未曾愈合的伤口嗡嗡地哼着。还听说我那很会拉胡唱曲的远房三哥用菜刀剃下右手两支指头——但母亲赶忙对我说：“小孩‘有耳没嘴’。这事不要往外说，也不许到他家看望！”

说壮丁，我那时所见的，一个个面黄肌瘦，满身疥疮，又穿得破烂，实在一点儿也不“壮”。“壮丁”一抓入伍，便被剃光头发，为了识别不让逃跑，甚至连眉毛也给剃了。那时，我们家乡就连县城也没有电灯，夜里黑呼

呼的。有一次关在城隍庙里的“壮丁”，半夜给跑了。国民党宪兵出动捕杀，只要摸着光头的，便用大刀砍下。当夜，大榕树下小路上，也被砍杀了一个夜里出门的老和尚。

那时，老榕树下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是静悄悄的。蝉儿拉长声音懒懒地“知了——知了——”地叫着。树籽噼里啪啦往下掉，喷溅满地浆红点点。大家都在家里吃饭，早早地把门闩上睡觉。四野里，偶而传来几声狗吠，叫人毛发耸然。惨淡的月光下，榕树飘拂着长长的胡子，发出老人一样“啊——啊——”的叹息！

到省城读书后，我回家的机会少了。有时母亲托开车的远亲给我捎带一点蕃薯片或萝卜干，我就顺便打听到一些老榕树下的新闻。据说我们家乡一带出现了红军游击队。我小时的伙伴玉水、土生都参加了。说是红军，却戴着黑色八角帽，穿着黑色的衣服。还说，我们老师也参加了，是游击队里的教员。他们时常在榕树下集合，开会。减租减息的通告、动员参军的标语、警告地主恶霸的告示……便贴在榕树粗壮的树身上。我很振奋，心想，如果我在家，也一定是游击队里的一员，斜背着驳壳